

第五十九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四書部

孝經部

爾雅部

(卷)

二五三—二六〇

三〇一—三〇四

三〇五—三〇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五

五

五

五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總纂

第二百九十三卷目錄

四書部彙考一

宋理宗寶慶一則 淳祐三則

元世祖至元二則 順帝元統一則 泰定帝

明太祖洪武二則 成祖永樂二則 英宗正

宗嘉靖一則 神宗萬曆一則

四書部彙考二

宋朱熹臨漳刊四子書 自跋

朱熹論語精義 自書序後

朱熹論孟或問錄要 孫承澤序

朱熹語孟要義 自序

趙順孫四書纂疏 自序 洪天錫序 經解序

真德秀四書集編 德秀子志道序 劉才之序

元胡炳文四書通 鄧文原序

張存中四書通證 胡炳文序

詹道傳四書纂箋 胡一中序

明成祖勅修四書大全 御製序

葉添德重刻四書大全 楊榮題後

蔡清四書蒙引 自序

林希元訂補四書蒙引 自序

林希元四書存疑 方文序

張居正四書直解 自序

顧宗孟重訂四書直解 自序

任憲四書說意 曹汴序

史氏四書疑問 曹汴序

經籍典第二百九十三卷

四書部彙考一

宋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己巳詔以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有補治道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按宋史理宗本紀寶慶三年春正月己巳詔以朕觀

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

治道朕願志講學緬懷典型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

國公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以朱熹大學中庸論孟之

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其令學官以

五臣並列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按宋史理宗本紀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

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

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

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

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

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

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

庭黜之丙午封周敦頤爲汝南伯張載爲邵伯程頤

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淳祐十一年真德秀乞進讀四書集註從之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王圻續文獻通攷理宗

淳祐十一年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乞讀

文公朱熹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從之

淳祐十一年御製學庸贊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淳祐中御製中庸

大學贊

元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定國子學制凡讀書必先四書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至元二十四年

立國子學而定其制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

子大學中庸

至元年召不忽木坐寢榻下陳說四書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不忽木傳不忽木資稟

英特世祖奇之命受學于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

言 按嶮嶮傳嶮嶮曰世祖嘗召我先生坐寢榻

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

所以令卿從許正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

益加懇敬以副朕志 按嶮嶮傳

仁宗皇慶二年十一月詔于四書內出題用朱氏集

註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皇慶二年詔定

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

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子章句集註漢人南人第一

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

朱氏集註復以己意結之

泰定帝泰定四年童子舉舉葉留問以四書大義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不載 按選舉學校志童子舉

泰定四年福州舉葉留問以四書大義則對曰無

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時人以遠大期

之 順帝元統元年嶮嶮侍經筵說四書感動帝衷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峨嵋傳順帝即位之後
峨嵋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
禮峨嵋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紬繹
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敷暢旨意而後已

明

太祖洪武三年詔鄉會試試四書義一道

按明朝開天紀洪武三年四月己亥詔自洪武三年
八月為始鄉會試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
道四書藝一道

洪武十六年定國子監規凡通四書者居正義崇志
廣業堂

按春明夢餘錄洪武十六年定監生三等高下凡通
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
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
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

成祖末樂十二年十一月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等
四書傳注之外采其切當之言類聚成編以垂後世
名為四書大全

按明朝肇運紀末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諭行在
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
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
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
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大經之
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二
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
朝臣及在外敎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
按明外史楊榮傳比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大全書

成宴勞之 按陳敬宗傳末樂二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與修五經四書大全授翰林侍講
末樂十三年九月四書大全成上御殿受之羣臣表
賀十月頒行天下

按明朝肇運紀末樂十三年九月己酉五經四書大
全及性理大全成上御殿受之羣臣表賀

按四書大全進表序末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翰林
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政大夫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奉直大夫右
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謹上表十
月初一日頒行天下

英宗正統元年定經筵講四書儀

按明會典國初經筵無定日正統初始著為儀禮部
擇吉題請先期直殿內官于文華殿設御座又設御
案于殿內御座之東稍南設講案于御案之南稍東
是日早司禮監官先陳所講四書經史各一冊置御
案又各一冊置講案皆四書東經史西先期講官撰
四書經或史講章各一篇預置于冊內是日早上御
文華殿陞御座鴻臚寺官贊進講講官一員從東班
出一員從西班出詣講案前稍南北向並立東西展
書官各一員從本班出進至御案之南銅鶴下東西
向立鴻臚寺官贊講官鞠躬拜叩頭與平身畢東班
展書官進詣御案前跪展四書畢起退于東鶴下講
四書講官進至御案前立奏講某書講畢稍退展書
官進詣御案前跪掩四書畢仍退立於鶴下西班官
如初

天順二年定每日講讀儀先讀四書

按明會典天順二年定每日講讀儀一每日早朝退
皇太子出閣陞座內侍以書案進侍班侍讀講官分
班東西向立內侍展書先讀四書則東班侍讀官向
前伴讀十數遍退復原班每日已時先講早所讀四
書則東班侍講官進講一遍退復原班

孝宗弘治二年勅賜三城王芝堦四書

按明外史唐定王極傳三城王芝堦博極羣書弘治
二年勅賜五經四書營御書樓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林希元上四書存疑於朝

按明外史儒林陳琛傳琛同郡林希元所著易經四
書存疑與蒙引通典淺說並盛行於世嘉靖二十九
年上所改大學經傳定本及存疑於朝世宗大怒詔
焚其書

神宗萬曆二年定日講四書儀

按明會典萬曆二年定日講儀上御文華穿殿講讀
等官入見行叩頭禮東西分立先讀四書次讀經或
讀史每本讀十數遍後講官先講四書次講經或講
史務在直說大義明白易曉

四書部彙考二

宋朱熹臨漳刊四子書 卷

按熹自跋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
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
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
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
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詁訓凡例
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
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

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於臨漳郡齋

朱熹論語精義二卷

合孟子共爲一卷
書論語凡二卷

按熹自序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子之心蓋異世而相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

體驗擴充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醪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辯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朱熹論孟或問錄要 卷

按孫承澤序余少時於四書大全中得讀朱子學庸

或問見其精意與章句相輔而行而獨不得論孟或問意以爲當年所著止學庸耳厥後見諸書中每有引及論孟或問者又疑既有成書大全何不並收此真不可解也廣求三十年弗獲入目甲申之秋余病臥家東之魚藻池上有書賈荷書來售者或問全書在焉問其所自言出故中祕時余支離牀褥僅存皮骨兒輩用數銀收之冀余解顏其書刻於嘉靖辛卯彼時福建建陽書坊刊刻極盛字多差訛巡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邵銳疏請設官校勘經籍上允其請特遣春坊詞臣一員往司其事一年而更差竣以所核定書奏進此本或彼時進內者然論孟二書不及學庸之周密語意繁復段落參差間有未竟其說而止者余之疑終未解也逾二十年余輯朱子年譜始知論孟或問先著于淳熙四年丁酉朱子編次論孟集義及論孟口義既而約其精粹者爲集註又疏其去取之意爲或問以或問駁斥過嚴恐近于薄不出示人後數改集註而論孟或問遂不復釐正至十六年己酉重訂大中章句始著學庸或問及中庸輯略與章句並行此同一或問所以繁簡全缺不同而大略有收有不收也然兩論兩孟有朱子獨出己意裁定諸說理精意確遠出諸子之上不以未經釐正而掩沒者余繙閱數四因成錄要一書以先賢遺編不敢輕言刪定惟錄其要旨以便誦法云爾尤有說者朱子竭生平之力著成集註聖道賴之大明當年斟酌參駁苦心定識備見于或問中不讀集註不知聖學之淵源不讀或問不知集註之廣大則或問全書無論已經釐正未經釐正者俱當與集註並垂又余

曾見朱子誠意章或問手稿蠅頭小書塗改滿紙當年改定集註不知又爲何如近人誤以集註爲定本妄肆譏彈譬之瞽者自絕日月之明於集註又何損焉

朱熹語孟要義 卷

按熹書序後熹項年編次此書鑄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脫遺既加補塞又得毘陵周氏說四篇者有半於建陽陳埴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一月己丑朔旦

趙順孫四書纂疏二十六卷

按順孫自序子朱子四書註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順孫舊讀數百過茫若望洋因徧取于朱子諸書及諸高第講解有可發明注意者悉彙於下以便觀省間亦以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顧于朱子之與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下之屋強陪於穎達公彥後祇不避爾遇大方之家則斯疏也當在所削後學趙順孫書

按洪天錫序或問尹和靖讀易傳之法和靜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李延平聞之曰此語固好然學者須理會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皆有歸著方可及此二先生豈異旨哉言各有當也蓋學不可以徒博亦不可以徑約徒博則雜徑約則孤此約禮必先之以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文公朱子之於論孟既成集義又作詳說既約其精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

去取之意爲或問其後集註刪改日以精密而或問遂不復修文公自謂集註乃集義之精髓一字秤輕等重不可增減讀論孟者取足是書焉可也格菴趙公復取文公口授及門人高弟退而私淑與集註相發者纂而疏之間以所聞附於其後使讀之者如侍考亭師友之側所問非一人所答非一日一開卷盡得之博哉書乎然非約之外有所謂博也人莫不飲食也知味者鮮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學者以易心讀之豈能得聖賢之意哉如援先儒與諸家之說有隨文直解不以先後爲高下者有二說俱通終以前說爲正者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不可分先後者設非親聞未易意逆此纂疏所以有功於後學也僕晚未聞道加以衰聾廢學公不鄙辱教且命之曰序以屬子竊惟論孟二書文公凡幾序矣僕於要義而得熟讀深思優游涵泳之說於訓蒙而得本末精粗無敢偏廢之說又於集義而得操存涵養體驗充廣之說終身受持猶懼不既何敢復措一辭抑文公曾有言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或有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註解足矣久之不用註解只正經足矣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吾胸中正經亦不用矣此文公喫緊教人處也僕於集註纂疏亦云清源洪天錫序

註其下於論語孟子則一本集註而采或問集義詳說語錄所載分註焉昔朱子之爲章句也大學則宗程子會衆說而折其中中庸則以己意分之復取石子重集解刪其繁畧以輯略其爲集註也取二程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十一家之說集爲要義更畧之曰精義載更集義又本註疏參說又會諸家之言爲訓蒙口義更畧之曰詳說然後約其精粹爲集註而於集註章句之外記其所辨論取舍之意別爲或問若是其嚴密也朱子自言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不低又言添減一字不得然學者非合集義詳說或問語錄以觀其全無由審章句集註之精粹則是書之有功於朱子多矣今學官所頒四書大全蓋即倪仲弘之輯釋而是編之流傳者少乃較而刊行之俾相爲表裏云

眞德秀四書集編 卷

按德秀子志道序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侍立焉既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于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略語錄中出然銓釋刊正之功亦多間或附以己見學者倘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予用功深采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志道拜受此書銘記於懷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挈之郭居間以語同志而郡博士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傳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說於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爲善讀庶亦不負謝君

私淑之意謝君甫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註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咸淳辛未季冬嗣子真志道謹識

按劉才之序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壬子水蕩之後遂爲闕里大欠事近得西山所編集中庸大學本之朱子集註附以諸儒問辨間又斷之以己意會粹詳採擇精誠後學所願見者已鉅之梓爲衍其傳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開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也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機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爲大全不惟有以成西山點校之初志抑使天下學者得是書而讀之皆曰自吾建學始庶知沿流而遡源夫豈小補云乎哉咸寧九年至日後學迪功郎建洽孫劉才之謹序

元胡炳文四書通 卷

按鄧文原序夫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考求朱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讀其書而終莫會其意猶未爲善也彙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余竊病焉近世爲圖爲書者益衆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爲臆說以衍於世余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求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峰胡先生之爲四書通也悉取纂

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已說於後如諸路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爲史通通之爲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旨云

張存中四書通證 卷

按胡炳文序北方杜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讎校刪冗而從簡去非而從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德庸此書誠有補云

詹道傳四書纂箋十四卷

按胡一中序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蝕於訓詁迨朱子而大明朋如日星然其廣大精微殆猶象緯之有躔次氣候之有步推讀者茫乎未易窺測也夫苟差於句讀則章之旨杌隤矣訛於音釋則字之義忘濫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昧焉則幽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嘗言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可不用朱子之功而求朱子之意乎臨川詹君道傳用魯齋先生所定之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參訂之名曰四書纂箋藏於家塾以授其徒建陽陳君子善燮而行之乃求爲之序焉是書也亦既羽翼朱子而有功於聖門矣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然也哉至正癸未秋九月甲子後學會稽胡一中謹拜手書

明成祖勅修四書大全 十卷

按成祖御製序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道以爲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遠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繼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卽位以來率率圖治恆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爲此懼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爲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梓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爲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

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鈐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觀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於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同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暉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爲序永樂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葉添德刻四書大全 十卷

按楊榮題後欽惟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旰孜孜誕興文教以斯道爲己任萬幾之暇嘗與儒臣論議以爲四書雖有宋儒朱熹爲之集註以便學者然而羣儒之說頗有異同純駁不一至今幾三百餘年紛紜糅雜莫知適從茲欲會而通之去其駁而錄其純庶幾聖賢之道昭然大明臣榮忝居侍從恭奉德音敢不敬承謹率四方學者彙以成編上親商確以定去取書成特賜名曰性理四書大全書即以刊布天下學校凡從事於聖賢之學者莫不欣焉若披雲霧而仰青天若剪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無疑釋然有悟誠萬世之寶也予鄉郡建陽葉添德氏家素崇文而好學博雅聞於庠序得觀此書遂求抄錄鈐諸梓以廣其傳乃以書來京師請予言識之夫奉揚上之盛德美意以昭示於無窮者人臣之事也昔太宗文皇帝倦倦纂輯是書以嘉惠天下後世有功於聖門大矣然而添德以民間傑然者乃能廣播而盛傳之此其所以超乎衆人豈不遠哉是可嘉尚也矣因拜手識於後

蔡清四書蒙引十五卷

按清自序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

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深於理而徒務辨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千業之關世道也有如此清之始業是也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三年不作課而無一日不看書間以其所窺見者語諸同儕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已見訝爲迂遠而厭聽之矣清乃隨時自筆之以備遺忘庚子歲赴會試收真行囊既而冗中翻自遺之至京檢覓不得意其失之途中矣時方溫故遂復有錄更三閱歲故錄復得之家中參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半又有前後異見至一句而二三其說者皆未暇刪次也祿仕多年故紙宛然而比日後生輩知而求之特切欲終棄置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刪正則溫故之功又非旬時可辦姑略會而次之先剪去其最冗穢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以俟他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制乃就有道而正焉名曰蒙引初稿明非定說也四書及易經諸卷樂有之矣今已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乾坤二卦張國信輩借抄因道其故以示之弘治甲子歲七月朔晉江蔡清書

蔡清四書圖史合攷 卷

按鍾惺序嘗觀聖賢之立言也有說理者焉有說事者焉說理則聖人與我同此性命之原聰穎或可作假言筌而頓悟至於說事則當之必有人也行之必有制也用之必有物也若非考究精詳而妄憑臆臆非遺笑於不經則取議於杜撰此書生所以白首窮經而不知世故也今國家懸孔孟之書以取士非徒尊其名高蓋實見古今聖帝明王所稱正心誠意與夫兵農禮樂井田學校等事凡可以爲治天下之具

者莫不備載其中而用之有餘裕也故令士子童而習之欲其壯而行之以爲聖朝有用之真才也奈何近之學士家不深維祖宗立法之意將聖賢作用直帖括視之文章之妙日變日新性道之理愈探愈奧至於尚世論人即物攷義則多鄙薄而不講者故當其坐談名理雖醇儒亦將遜席及小有設施則四顧傍徨而一聽吏胥之爲政此無它在下者務虛而不務實也在上者考言而不考功也或曰言形上者也道也功形下者也器也道精而氣粗精者所貴粗者非所貴也若然則一正心誠意止矣而兵農禮樂井田學校等事聖賢諄諄不置者何故蓋道氣雖分精粗而道實不能遺器以爲精器造於至精而即道第弗深習焉則弗知也四書人物各物近俱有攷然或漏而不詳或蔓而不要或依樣葫蘆而可否無所適從或今古異制而名實了不可辨故觀之者茫然猶未觀也惟蔡虛齋先生四書圖史合攷一書事採其正物考其詳經不載者史備之言不傳者圖繪之一展卷而兵農禮樂井田學校等事宛然在目了若指掌有不煩深攷而弗深深攷焉者何也左圖右史感入者深而入人者微也深微至此故雖說者事也而理與明焉雖辨者器也而道已通焉昔也文章今也治天下之具則學士家有不繇虛入實而成真才者哉學士而皆真才則天下有不循言至功而成治世者哉真才出而天下治則祖宗立法之意與聖賢立言之心將不辨而昭若日星矣此書久祔今嘉惠天下余喜而志其意於首

林希元訂補四書蒙引十五卷

按希元自序虛齋蔡子四書說十五卷坊間有舊刻其徒李于亦刻之蜀林子病其荒亂弗理也取而更訂之病其缺逸弗備也取而補完之書成將刻之葉氏或曰是書之繁若非聖人易簡之旨也或曰是書之繁若非學者舉業之便也林子曰是何言與聖人之道有舍博而趨約者與舉子之學有舍道而攻文者與夫聖人之道載諸經備諸考亭蔡子之書則攻堅發微而考亭是翼也摘其蔓詞隨義若近於繁瑣然皆非有馳於外固反約者之所不廢也夫苟由此

以入道則自博而之約是書固吾之筌蹄也何悖於聖人夫苟由此以業舉則據理而成章是書固吾之根本也何妨於舉業曰博約之教似矣然世有病傳註之支離欲從簡易以至道者而此書不尤支離也與曰聖人作經以明道賢人因經以作傳學者以傳而求經傳註聖人所不廢也支離之說起於陸氏而非聖人之所予也夫陸氏自處太高觀其六經註我之言則正經猶在所忽況傳註乎然非學者之所可及也且如性善之說有漢唐宋諸儒之不了今三尺童子能言之豈三尺童子賢於揚韓蘇胡諸公與母亦傳註之功爾如必以傳註為支離則聖人贊易數言足矣乃有十翼而文言之旨至於疊見而不已母亦支離之甚與或曰此書之不為支離則吾既得聞命矣謂無妨於舉業其詳可得聞與曰若知舉業之所起乎士生天地學與仕而已學所以求其仕也仕所以行其學也科舉之學古無有也選舉法廢始由此以入仕爾而非其本也故古人務學而已爾舉非所先也學至而舉隨之矣今舍學不務而苟且時文

以謀仕憚繁不學而剽竊陳言以攻舉不既失其本乎本失則內之不足以語學外之不足以語仕體用胥失而皆由於學術之差乃不自省而反屑屑吾言之惑其不舛與或者聞林子之言欣然而起再拜曰昔者惑聞吾子之教今知方矣然天下之不若予者或寡矣不可使吾一人者獨聞之也林子悟乃書其言於編端以遍告學者嘉靖丁亥中秋日次崖林希元撰

林希元四書存疑 卷

按方文序弘正間蔡虛齋先生清作四書豈引考集註之本末析大全之異同博學而詳說可謂善教人矣其後林次崖先生希元作存疑陳紫峯先生琛作淺說又推原蒙引之指擴而充之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故其書與蒙引並傳於世世之學者苟從事於學庸語孟以求明聖賢之道未有不家習而戶誦焉迨夫世衰道微異端紛起人或厭程朱詆道學師心好異三先生之教乃有所不行後生小子輩豈惟不遵其教服其訓併其書亦多散亡而不存矣嗚呼可勝慨哉萬曆初嵩陽王公守誠視學晉地慨然欲興三先生之教乃合蒙引存疑淺說類為一編分章相次刻而傳之當是時海內文章之士猶能有所準則至於久而散亡如故也予乙亥來南都于京市陳書中購是編獲之歸而流覽累月充然若有當于懷因欲刪煩就簡討其精要授諸梓客有過予者曰嗟乎是書之當傳也蓋及岌岌乎然予觀其篇帙浩繁中以考索勢必非旦夕可就又恐好事者之欲觀其全也且今世士孰不知有蒙引存疑哉蒙引近已刊布而存

疑尚缺然罕視其書吾子其有之歟予曰有之昔先君子癸卯鄉試出會稽陶公望齡之門與先君子論致知格物章以為古傳未嘗失因出其少所閱存疑相示先君子受而藏之蓋三十有三年矣雖公所點閱未盡當然存疑之全書具在予固儼畏如明師焉客曰是宜特出以公天下者也六經之道莫備於四書四書之理莫精於朱註蒙引則朱註之孝子存疑則蒙引之忠臣淺說又合蒙引存疑而集其成也今後生小子輩知蒙引存疑而不知有淺說即讀蒙引而未讀存疑豈非時變使然乎蓋先梓存疑全書以繼蒙引之後更合二編三先生書以明立言之序則亦吾徒表章先進之微績耳况存疑又陶公所親授而子先公之所藏者哉予曰然因與客重訂其訛梓之至蒙引淺說合刻則姑俟之異日云崇禎丁亥冬至日桐山後學方文序

張居正四書直解 十卷

按居正進講章序臣等一歲之間日侍皇上講讀伏見聖修益懋聖志彌堅盛暑隆寒緝熙罔間臣等備員輔導不勝慶幸但惟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况今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複校閱或有訓解未瑩者增改數語支蔓不切者即行芟除編成四書一部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演進呈伏望皇上萬幾有暇時加溫習庶舊聞不至遺忘新知日益開豁其於聖功實為有補以後仍容臣等接續編輯進呈御覽仍乞勅下司禮監鑄板印行用垂永久雖章句

淺近之言不足以仰窺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臣等不揣荒陋謹題恭進以聞萬曆元年十二月

顧宗孟重訂四書直解二十卷

按宗孟自序嘗觀世之說書者何啻數什百家然自蒙引存疑外有行之未久而輒度閣者有幼學習之而尊宿敝帶之者又如近日小學孝經皆以功令則羣鴛之轉眼而醬醢是覆耳迨未有家敦敦戶爲俎豆歷歲長遠而環梨之靈愈以不替如江陵張文忠公之四書直解者矣往神廟冲齡踐祚賴江陵朝夕納誨啓心沃心於以匡襄聖德厥功不細祇是復辟明農一念稍屬依回遂滋蕪非而奪爵廢蔭論者竊疑其刻蓋無論其立朝相業崢嶸照世如於四子之言字櫛句比大關先聖之精神弘開諸儒之面目至每章收束尤詳諄於聖學聖政齊治均平之旨此卽禹臯之當日稽首嚴言諒不遠過故先輩謂是書也上可以告君父下可以誨臣民精可以資講席之披尋粗可以助黃童之誦閱誠哉是言夫人有是著述而重爲吹索冤矣緣此光廟臨朝首加前雪復爵賜蔭嘉與維新而公生平庸主之言經時之議始不脛走天下而是書亦益見重於鷄林第翻刻數多舛訛易襲每令讀者起魚禾之恨不佞年來閉關讀書槩祛外事時假鉛槧消閑偶及昔年所庭課直解全編爲一揀閱不自禁校讎之典遇有舛者更之訛者正之盡洗從前之蒙氣而還其生面雖然是章足當先正功臣也哉復念近時風氣日開宗工輩起非破荒以得奇則鉅空以設理各自有不可磨滅之識不

揣摘而撮之于上首學全旨後疏節意補以所未備附其可參統之宗主大全而佐以諸名儒之心得務期於考亭先生點滴血誠不一綫謬鑿因使孔源孟緒燦乎如日月之麗天如此而文忠公冥中有靈當不胡盧我蛇足也且謹告經生家欲明書義切勿以異說紛亂其心神惟先以直解啓豁聾聵隨以衆解剖析精微則據地尊立言當而聖天子尊經守傳之功令亦可不煩申勅矣其他翻案爲新解語爲元不自知其墮於孤禪者何異操戈適成聚訟幸無災紙及木也崇禎丙子一陽之月庚子日纏析木之次長洲顧宗孟題於懷影窩

任憲四書說 卷

按曹汴序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發于聖賢之意聖賢之意動于聖賢之心有其心則知其意有其意則知其言知其言則能說之說之者說其意也說其意者以意逆之也不以意逆而徒揣摸其言而已終不可肖今天下士人其于四書蓋童而說之矣然至白首或不達其意吾無其意安窺其意吾無其心意從何來李放桃花其可得乎稷卨東任先生著四書說意說孔孟曾思之意洞然詳盡何以臻此余未睹其人而聞其行清貞端謹年且望九而不倦于勤跬步必繩諸義可以識其心矣不失其無意之初心也卽不失其聖賢之心也以聖賢之心說聖賢之意與自說其意何殊烏得不了了讀是說者勿徒以說視之亦以意逆之吾之意與先生之意投乃與聖賢之意投而先生說聖賢之意者吾亦可了了然在能有其心有其心斯能有其意李放桃花之謂乎

心水也意波也江海波池沼波洪纖懸異有固然者吁嗟心學可不講哉正心盡心養心存心四書顧不諄諄哉

史氏四書疑問 卷

按曹汴序或有問于余曰吾讀連勺史先生之疑問而竊疑焉夫先生積學功邃神遊孔曾思孟之間默契道真何疑之有吁此未知疑之不可無也孔夫子自述云四十而不惑是其四十之前動云吾既知之矣居之不疑如何其可也善哉先生以疑自居而長安諸君子復有未能信未能疑真疑真信之惓惓也疑則問問則成其學學則信然則既信矣當無復疑乎是匪可易言也虞之帝舜奚啻於信而問察之好不置夫豈自處了了而始爲是諮詢也夫子不惑矣而假年以學漸免過之大者又豈自處無過而漫求免也世人謂惟聖無過此殊不然到得聖過轉多耳辟百里之侯不任咎於封外天下之宰詎委責于遐荒故彼能是是亦足爲一長之士也聖人而有足時乎不足則不敢駕言信鳥得不問且學也是故讀四書者疑焉而已伯玉未五十時不覺四十九年之非儻亦嘗自疑也而罔憚於問也乃克自覺乎夫學難于有覺而有覺非可盡學也疑以生問問以成信轉信轉問沒齒焉而已矣則茲編之所開者宏也余不敏叢疑如織當圖航大河之津陟華嶽之嶺撫衣請問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九十四卷目錄

四書部彙考三

明薛應旂四書人物考 自序

朱煒四書人物考 註釋 吳國倫序

許晉臣四書人物考 訂補 李之藩序

陳禹謨四書漢故纂 自序

陳禹謨四書名物考 馮復京序

陳禹謨四書經言枝指 自序 支可大序 江盈科序 黃熊

故序

陶望齡四書要達 原序

薛案四書人物考 訂補 自序

楊時喬古今集註 註發 自序 史世榮序

殷宜中四書歸正 準繩 楊廷樞序

項煜四書慧眼 翁鴻業序

張明弼四書揚明 蔣德璋序

朱之翰四書理印 施鳳來序

楊松齡四書廣炬 訂 自序

陳仁錫四書備考 自序 陳智錫跋

宋景雲四書疑論大義 張廷登序 劉嘉猷跋 冀慈中序

徐奮鵬四書道脈敦流 自序

余之祥四書宗旨 原序

鹿伯順四書說約 孫奇逢序

孫奇逢四書近指 自序

陳氏四書大全 鄧漢序

經籍典第二百九十四卷

四書部彙考三

明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四十卷

按應旂自序四書人物考者考學庸論孟所載之人
物也夫既載之考何為哉孟氏曰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夫是以考之也古人之載於籍者多矣
不為備考而獨於四書者何以四書表裏六經經緯
宇宙經筵進講學校設官必是焉先也爾來命世之
英固多而馳騁場屋者惟事速化豈直子史束閣惟
四書所載人物已大都而不省其為何人矣夫見定
者斯可以法古鑒往者斯可以善今平居罔知所向
雖欲修身體道其將焉依矧出而官人論材臧否評
薦無惑乎權衡倒置而賢否溷淆也其關係豈微乎
哉余嘗董浙學政每於課歲間撫卷感懷深為此懼
既罷歸避寇鍾山而故廬所嘗讀書盡為寇燬惟茲
四書每攜以自隨杜門無事遂將平生手錄古人行
迹各注於名氏之端者編為紀傳總四十卷名之曰
四書人物考云夫其引祿證雖嘗刪次而文章事
行苟有裨於學問治理者咸在所錄固不敢過求其
真贗也信而好古尼父且然小子何人方愧不若胥
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未能罔羅舊聞以資詳擇尚
忍易為棄置哉編成有覽者曰演周易作春秋著離
騷述史記大抵賢聖志士發憤之所為作也以子之
平生獨立竟罹比黨之危其為是者夫亦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也與余曰豈有是哉余迂疎泥古學不
知方師心信理動戾時局積羽沈舟自分必至回視
壯圖恍然夢中事矣獨念歲月云邁而幼所學者旋

亦就湮沒故載筆摘辭聊以永日庶幾於論世尙友之
意云爾安敢與古聖賢志士例論哉世有子雲或亦
知之不然是予之罪也夫武進薛應旂仲常撰

卷

按吳國倫序予之郡四稔為肅皇帝丙寅督學使者
將校邵檄至則羣邑僑而試之最朱生焉以進督學
使者亦惟朱生最生時方妙齡而器業已軼諸博士
上因命兒無忌從之友生故中丞畏庵公孫家富圖
牒盡發其所藏與兒相淬勵裨益蓋實多云踰歲予
去邵不面生者二十年然聞生杜門掃軌肩情襲志
學業所就月異而歲殊今年春生以書訊并獻所註
四書人物考將付諸梓而徵予言予讀之卒業則舌
吐不能語蓋生之功博且鉅予於元凱氏知矣丘明
傳春秋羽翼聖經實千古作者冠冕顧微辭奧義寡
聞淺見者卒莫之窺自元凱註而讀丘明者始如指
掌毘陵之考人物猶之乎內傳也微生曉暢洞達詮
釋註疏孰敢教天下萬世於無窮夫春秋四書皆聖人
言行之迹有春秋豈得無丘明有四書豈得無毘陵
而有丘明毘陵又豈得無元凱與生註故謂於元凱
氏而知生之功博且鉅也然丘明雖素臣讀者多稱
誣罔今世遂不列學官而語孟學庸經筵進講庠序
設官家絃戶誦同天地不朽生與毘陵亦並語孟學
庸不朽哉即丘明元凱弗若之矣予嘗以數奇重為
生憾讀是則所得與遇合者孰多揀讀而書實用欣
慰若夫該貫古今博綜經史俾武庫不得擅美於前
則懸書國門識者固共睹也不復贅云萬曆乙酉武
昌明卿吳國倫撰

許晉臣四書人物考訂補 卷

按李之藻序四書闡明正學體非紀載故稱述古人甚少然所載皆聖賢名碩士既童而習之自宜仰止景行尚友論世證諸羣經參諸史傳百家是爲善學諸皆秦漢以前文字即欲操觚學古舍是亦無津筏也然而帖括弄人鮮肯傍涉三家之市亦苦文獻無徵毘陵薛公人物考一書選覽類徵凡案間殊不可少中所援引前志頗改舊文緣一時互見者多故義例宜參筆削第文隨世降持平品薦終不能掩舊文之妙且學者亦當稍探原委不則別風淮雨索解奚繇用是復塵殺青訂訛補缺大抵據所自出以存原質而於詰屈難讀深奧須解者併原注音義采之不足者補之其義則老友咫聞許君特有啓發而兄曹識筆研者共蒐弋焉是區區者良未足以當千臆之一簣余喜其好徵古事可以奪彈棊觀劇之娛好尋古文可以矯談空說幻之謬此物此志寧獨四書得趣者其嗜浸多得力處終身有用所不屑爲晚世人物而必欲躋身於三代之英此一編也即醫之案夾之譜而寧詎傲所不知爲說鈴而已者如曰吾自有願學者則請從好古敏求始

陳禹謨四書漢故纂 卷

按禹謨自序漢故纂陳錫元氏纂漢儒所故四籍也宋季以來學士尊紫陽之注疑於聖人之經矣錫元氏乃櫛已謝之朝華中已陳之芻狗斯其義也何居竊意魯尼之沒先絕微言鄒軻云逝不勝邪說浸微浸滅基平秦火經統百六孰甚斯時漢儒收蠹跡而加之鉛墨綴落簡而新以殺青區區訓釋遞相師授

夫不爲道苞之元鑰而聖譯之先驅乎哉蓋創始者難爲功增飾者易爲力宋儒即能兼總羣方仰合聖意亦猶大烹之濫觴於燔黍金根之累土於埋輪而欲盡掩前美獨信己長斯已難矣况夫意見先存則衡鑑或爽故所立者未必絕可點於連城所絀者尚多注流金於沙磧而數百年已來未能使穎異之才抑首湛深之士服膺抑何幸乎邇者皇上特命北雍版行舊注右文至意良可知已但文句既繁渾奧斯隱披尋或劬則廢閣是虞將啓後賢貴在簡約錫元氏芟繁而舉要功亦勛止使夫遵徑以得路德孰歸焉按百六本漢書全承直百六之吳阮漢書音義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之中有九阮陽阮五陰阮四陽爲早陰爲水百六歲有陽阮故曰百六

陳禹謨四書名物考 卷

按馮復京序經之難明非一日矣旨哉鄭樵氏之言以爲非經之難明而所載事物之難明也非古之言難明而古之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難明也迺顯經之士病于該通該理之家憑其臆見古今名物置而不講固無以銓隱隨而渙疑結矣不有鴻裁孰成來俊余師陳先生彈見洽聞留心著述于是研究六經旁貫百家窮討秘文冥搜怪牒蓋自朝章國制之鉅以至蟲魚草木之微四籍遺言煥然臚列書成而命之曰名物攷凡若干卷蓋解經之陸海而明經之筌蹄已而或者執精神爲聖成心爲師欲推此相難余謂不然昔顏淵殆庶功始博文子與大賢亦查詳說夫不以精神有寄而吾心無外邪故以耳目爲有漏者異教之所守也以聞見爲障道者竅啓之所託也是以執道以外器則礙而非通道亦器矣冥器以歸道

則通而不礙器亦道矣先生茲是之攷夫豈淫于經學之末乎京也學非半豹見止一斑爰當弁首之命蓋亦執爰之義云爾

陳禹謨四書經言枝指 卷

按禹謨自序莊生之言曰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顧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者可與談枝指矣我國朝以明經分科掄士而槩課之四籍四籍固士人鵠也蓋靡不注精而祈中焉其以英妙脫穎者母論若遲解晚達之夫不即影纓魏闕豎立尺寸而惟是兀然墨守靡所寄托以自見於世則胡取矻矻窮經爲第余識若偏管不克創爲一家言姑退而證往志每得一則當四籍者輒丹鉛而標識之彙而成編命曰經言枝指嘗持詣白下荷園焦太史深見賞識且曰盍板而行諸余曰不該不偏此余未卒業之書也願有待焉既度之者又數年乙未罷公車歸則悉出度中藏理之益入者不啻十之七乃屬制闕氏享帚緘石按李善文選注宋云知珍誠不自嗤其陋也夫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四籍之有註脚枝指何取焉註脚支也枝指支之餘也程正叔云吾儕無功澤及人徒浪焉玩漱歲月政恐作天地間一蠹惟是綴緝先聖人遺書庶幾有補則所謂枝指者倘亦有無用之用乎凡五種一曰漢詁纂蓋開三王祭川必先河後海而藉談數典忘祖春秋譏焉何者重循本也自朱傳列於學官博士家爭囁談誦之而漢儒之注疏遂廢顧不知注疏胡可廢也昔程泰之氏謂經文如水之源注則衍爲流派疏更舉而條列之今倫理得以疏通此注疏義也漢儒以此浚洙泗開

濂洛功詎不侈大哉最後紫陽不過闢而釋之而錯諸理豈其攘善爲尸名計乃後世用朱傳而至掩漢詁則幾乎沿流而忘其源矣得毋爲漢之鬼所擲掄且失紫陽意乎余自幼喜涉諸經疏每會心處輒劄記焉苦不得善本數以闕疑置之幸今上右文允儒臣請校刻十三經凡十一載始竣余從計偕購歸喜得刊誤而訂疑也遂出所劄記者益之強半而題曰漢詁纂以示循本云二曰談經苑蓋聞張羅待鳥其中鳥者一目耳因是而設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安謂此談經之切喻也夫談經者中窾處政不在多卽片言可以居要因是而必欲析經義於片言則疎矣今方內人習家持計無如四籍非見爲道義之淵海乎而僅僅括以紫陽氏一家言曰此足窮四籍之蘊也其與設一目之羅何異哉余不敏性頗嗜古上自經疏下至子史旁及百氏諸足鼓吹四籍羽翼紫陽毋論往詰今獻悉博採而該存焉題曰談經苑詎謂設天網以羅之亦姑庶幾於一目之中云爾三日引經釋蓋聞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殊何者誠會其致一之源也六經之道同歸自昔人言之矣余觀四籍中若易若書若詩禮旁引曲証未易更僕數彼其意義科指夫有所合之也間有斷章取義者質之本傳或互異焉余特粹漢宋諸儒之解隨篇章次之卽訓詁家人自爲說辟之晉楚帶劍過相說反而余謂理初不二也爾雅不云乎九達謂之達夫道亦九達之達也學者誠反之致一之源則六通四闢無之非是繇義皇一畫逮子車七篇謂之心心相印矣果且有二乎哉述引經釋四曰人物槩蓋聞宣尼云誦詩

讀書與古人期繇斯以觀乃知古之學者鑒古自證非徒誦說之爲就就矣孟氏不云不知其人可乎姑舉四籍論聖詰狂愚畛分臚列豈非往事得失之林哉而童習白紛求所謂知其人者殆鮮余甚憫焉嘗漁獵百氏諸名錄四籍者稍稍錄之簡端善者在前提擢在後冥覽入心盤盪非遠乃次第因乎篇章重解經且便參稽也中不敢憑意見湯雌黃揣非任也命曰人物槩志略也蓋業有詳之者矣五曰名物攷蓋聞儒者窺員知天履方知地非理絕區中事出天外疇非學人所當殫見而洽聞者顧六合綿邈庶類殷充有方之識各期所見卽四籍中如明聖之述作帝王之經綸今昔之典故上之象緯下之淵岳徵之飛虛聽實跂行蜚息之類豈不聖然具也試本厥所元或多惜如矣嗚呼名物述也有所以述者存一物不知古人恥之尙其以格物之學或有當於蓄德而踐戴中所命爲儒者固不可以擿聞淺見自安於薦陋哉於是乎有名物攷海虞陳禹謨錫元撰

按支可大序夫道一而已矣會於一而學之事畢學不貴乎約哉顧所繇以成其約者博也四籍債詔六經苞孕諸子至矣漢儒綴蠶簡而訓詁之卽於聖人之微旨或未能盡窺其於大義亦既列星燦而江河流已宋朱紫陽折衷羣言較若畫一明典以來諸學士受承不啻功令談者謂名卿碩儒多出其間有功世教甚鉅而三原姚江兩王公頗不盡然其說各著所見以示承學夫兩王公所謂一代名卿碩儒也豈其用紫陽氏之學以流鴻樹駿而顧反其說以自爲尊大與誠知其言足以翼經輔教政所以忠紫陽氏

也邇者海虞陳錫元著經言枝指以發四籍曰漢詁纂曰談經苑曰引經釋曰人物槩曰名物攷凡五種總統千載之述作旁羅百氏之異同而兼傳並載以俟學者之自擇蓋母論什伯紫陽之注卽漢詁亦不啻倍焉母乃已博乎余竊謂聖人之旨奧衍宏深未易畢窺膠一說而槩聖人之旨斯已陋已昔孟氏之原反約也不曰博學詳說邪臚解經之說而以吾心衷之積之久而豁爾通辟冥會聖真則多旁駢指之道且鎔鑄而歸之一矣茲博也固所以成其約也聖天子尊經右文詔有司特鐫注疏於大學仰窺德意夫亦欲學者由博反之乎約爾則錫元之輯是書也其亦可謂善承德意者歟余故於其觀成而爲之序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崑邑支可大撰

按焦竑序自制科習盛學士目不知古書久矣陳君錫元葺經言枝指所貫穿馳騁殆數十百家覽之者事逸而功倍其詎可少乎哉君其板行之令人挾一編可也雖然道本至一而一之難達明也四子者人爲之言以覺之學者儻冥諸心而得其一焉四子悉贅矣况衆說邪不然見指而忘月贅之贅也錫元奚取焉書以枝指名意蓋如此讀者尚進而求之萬曆戊寅十月十二日秣陵焦竑題

按江盈科序江子曰儒者之儲學與農之積穀賈之積貨皆其分內事也顧穎異之質博洽之功不恆有於世士各就所聞見爲用無以相笑而役焉者身如殫蝨腹鮮墨汁輒謂孔貴一貫釋證無聞以自蓋其固陋而傲焉踰踰於博雅君子之上噫此何異情農游賈鉅無半粒囊之一錢飢餒垂死僥倖然引伯夷

之餓顏氏之空以自解有不爲人訕笑者乎不佞生平喜讀書然少困樵牧壯苦簿領蹉跎歲月抱四十無聞之懼乃茲觀海虞陳錫元所輯經言枝指有不覺心賞而中屈也者君所輯四籍爲經百家爲緯自有義畫讀書至於今日凡人制度言行功德有當四籍者罔不旁搜博採併爲一門條分臚列布爲五種使夫佔俾之士因四籍以窺百氏而後乃詭向者墨守宋傳之爲拘拘譬之引坎井之蛙觀大於海發醯甕之鷄覩全於天其嚮快活潑可勝言哉而余慮夫狡焉者引六經註我之言笑此之爲真枝指也蓋昔孝廟時南海丘文莊先生號博洽所著大學衍義補今列在學官而其時劉文靖笑之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少一條索文莊亦復笑之曰劉希賢有一條索子只少一屋散錢噫有散錢而求索子易易耳有索子而無散錢索將安用持其所爲索者笑夫有散錢也者豈不可笑之甚也哉噫錫元所輯散錢具矣錫元之心其索子也人心各有索子盍引而貫之將何所不適於用君自題其書曰枝指儻亦自笑其無用乎然君執此以往備顧問宏經濟其胡不綽綽然故知無用之爲用也大而後可與譚指枝桃源江盈科題

按黃汝亨序自漢人章明經術而註疏行于世浸淫汨于繁華之六代聲偶之唐而經術遂絀至宋濂洛諸儒先出盛爲理解而紫陽氏集訓詁家之成世斤斤三尺奉之朝家持以羅海內人士士稟其說者題之曰明經否則黜而漢人之長遂絀然漢註疏質核似雖出不馴而本經依訓略省理節後人容得伸其

所明宋訓多解諸所爲心性理氣知行動靜之條近于畫一而糾纏煩複愚者入其縛莫之勝脫明者中有所不安乃思跳而更定之明暗半者度吾所明與上所收不相當亦忽自疑其非是于是巧偽相冒務首鼠其辭以倖一售於世而世卒莫究真儒者經術之用余嘗妄論範世者不提人所明會通諸家壹巢於孔子之道而第功令朱氏糾繩六藝之科以束天下恢宏淵湛之士是玩蝶堂奧而祖廊廡涉百川衆壑而不適于滄溟俗獄之區也豈不陋哉然後生浮薄之徒喜新弔詭中實亡所見而附羣吠輕詆儒先識者所痛則安所得通經博古者共訂斯義吾友陳錫元氏蓋先之矣錫元徘徊大雅研心四籍上溯兩漢中證趙宋旁蒐百氏一義一字參伍以編命曰經言枝指爲種凡五曰纂以循本苑以集流釋以合軌槩以知人攷以博物總之不薄宋人而荒穢其徑不隘宋人而闕其四通九達之達推明孔子之道披示三賢所欲廣者而已顧孔子之道神其言權中而應妙所掩映苞舉往往在文字象跡之外不可一量曾得其實思得其微子輿得其大口所及舉不過一隅而止通明之彥倘爲參會不貳則千古上下百家衆辨皆孔門剖符司契之佐是編羽翼爲用實宏矣即以孔子一人之言按跡相覆亦有似同似異恍惚前後而不可定者又况廣肆其言逸紫陽而綴羣籍世之俗儒有不駢拇視之者乎不佞敢以是言爲錫元先驅江夏黃汝亨撰

陶望齡四書要達 卷
按原序今春余方養病山房兀坐澄心筆墨都廢忽

有以陶石質先生四書要達一編來索序者乃宿儒袁君素含家藏課子與徐君介炎重加纂校剞劂以廣其傳且曰俾學者知聖賢底蘊歸於植身行己而不拘牽於章句訓詁之迹此其用意固異於時習遠甚余自爲舉業時於有明大家制義服膺石質先生爲最深間嘗書誦夜思知其根據理要洞徹心源識力所臻直與聖賢意言所從出之始潛通默悟而後發之於文遂能千了百當截後光前幾如鍊九還之丹證三昧之誦每謂有明制義之盛至先生而一炬孤懸靈光四射後此漸入於回邪暗塞正始之音漸滅漸盡矣獨未及早見是編保護守闕固窺堂奧今得袁君殫力表章之何其與余服膺先生之志始不謀而合也嗚呼講說煩而躬行乃薄帖括競而講說愈清積漸使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非夫虛心味道苦行安節之士往往挾己見以附前人支離瑣屑矜張執拗而詞之能達者幾希矣先生是編固不離舉業家言大槩折衷程朱闡明傳註未嘗輕有所變通也要其刪繁就簡引顯入微一舉目而綱維著明脈絡融會皆從精思力踐中來名之曰要達誠哉得其要者斯達也蓋先生素悅王文成公之學屏嗜欲研心性超然於富貴利達之外固非標榜門戶色莊外馳者流所能望其肩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誠救病之良藥問渡之前津也且夫文成之與程朱其從入之途或頓或漸各因其資之所近而求至於聖人之道則一而已矣後人冒羅柴棘牢不可破託程朱而詆文成舉凡從文成學者雖以品行卓立如先生之徒盡受其排抑焉遂使村師蒙稚並未一觀維闕

之緒言而皆得指姚江爲口實則獨如前所云躬行薄諱說滑而已將并其所爲帖括者決裂殆盡而不可窮詰誰之咎也蓋觀先生是編身爲文成之後學而稱述程朱終如水乳磁鐵之凝合而初無所隔礙於其際斯其爲篤行之真儒也乎聞之舉業不思妨功惟思奪志志者何即袁君所言聖賢底蘊務歸於植身行己父以是教其子師以是教其弟讀書作文庶幾振拔於流俗無難也余故不辭固陋而樂承其請并推本先生之學之獨得其真願與有志者明證云

薛家四書人物考訂補 卷

按家自序先高祖之輯四書人物考也蓋舉人物天文地理兵農禮樂昆蟲草木與夫窮元極隲雕龍非馬之辯皆載焉何居乎而欲補之補之者又出其元孫家也不幾揚誕妄之波而張醜博之幟乎哉惟高祖固曰吾傳信之書也案慮夫朱維盛之註釋與陳明卿先生之考有好奇僻焉恐信之而轉以不信不如疑之者之轉得其近也故補原本之一二而實刪二書之七八若夫一事耳而已列正文仍取他書之訛謬者而參入之或并非其人之事而影響附麗三譯而彌失真其則咸陽西京之蹟並驅唐虞而子虛上林四愁七發妄引不倫幾於代高會之訓辭而反借支孫爲典要懸令甲於象魏而維巫覡之歌舞桀桀悍懼不敢仍也故無暇多引即如衛君憫負薪之哭何關于齊景舟之僑以先歸被戮而妄加以介山寒食之事一晉平公傳而趙簡子魏文侯闢入其間與之競美母乃以臣擬君封殺尸何事而比諸若堂

若坊若斧之封至詩書易禮動撫全文於斷章之義即垂在探幽之志益展九異者黃鳥某竹蓼蕭鳴鳩仰而日月俯則蛟龍亦稱名備物足矣而必蒐詞賦于晉宋攷異聞于稗官抑先人之考考人物也故餘不贅錄而罕網領于帝王師儒以及列辟之卿相若近日錫元嗣宗之考最備者明卿之考皆考名物也亦宜典制爲宗職方爲輔山海羣書爲毗益而何必屑屑焉焉華而遺根乎哉先高祖所著有宋元通鑑憲章錄則上嗣涑水考亭而下得鄭淡泉吾學編焦漪園獻徵錄佐之復有先祖元臺所手纂兩朝實錄繼之其庸語則性命之書也淡泊雅正弟子徐仲彰顧叔時廣其堂奧炳若日星唯是書自爲一編無可增益所以勉徇賈人之求而營此者亦曰他人以補註爲淆亂不肖宋以刪削爲補苴吳武昌固以先高祖爲丘明朱君爲元凱矣案雖不敏竊有志於康侯之輔左氏焉而特未之逮云爾丙子仲春元孫家謹識於南刑部公署

楊時喬古今集註發 卷

按時喬自序註發者所謂發其歸趣者也朱子以學庸論孟章句集註之歸趣既發茲無乃贅歟余惟天地間至理明之存乎人訓詁註說皆發也發所以明之也是故義皇圖象即訓詁註說天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典謨訓詁即訓詁註說義皇孔子則述六經論語即訓詁註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學庸孟即訓詁註說孔子程子遺書朱子集註即訓詁註說顏曾思孟朱張黃真元金許諸儒即訓詁註說程朱經書性理大全即訓詁註說張黃真金許諸儒

近時蔡林陳諸儒即訓詁註說大全即其世不同人品造詣不同而歸趨則一發明之將以行之後學者得此上者爲聖爲賢次者爲善爲恆宋吳敏言三代而後凡生民有一飯之安則六經之功陳松谷氏言本朝二百年治道純粹吾輩得以享太平之福則程朱表章訓詁之功今時以此訓詁註說爲窮經課士業舉之用可以明理入道是以自三尺童子肄誦之其後專以資干祿不復究理既而得祿亟謂腐爛汎濫厭棄之買積還珠無裨心行則肆誦者之過非訓詁註說初意也然猶初事其後禪元語典指爲眞理認爲己有名爲本原頭腦機括互爲門戶標榜攪於聖學混於經書奪於舉業不足則以秦漢諸文莊列諸子左馬班諸史稗官小說入之又或用己意作一二綺語以侈然自高視傳註一切不用是則非程朱將四書本文爲外求屏外務以己心寂心知爲內求修內證是則非孔曾思孟以先王典章名物爲維伯是則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圖象六書爲陳述而欲掃去之是則非義皇陳松谷氏謂其甚者從中搜斂其瑕瑕而適過之眞家鬼自弄室戈自操之比也然矣然此猶近事今時在位賢者力辨疏誦禁止屢辨屢疏而屢甚直視前言爲爛腐爲漫濫以其言爲易簡爲超特視前行爲迂闊爲泥滯以其行爲高廓爲浩蕩即一易簡超特高廓浩蕩中自稱爲窮神知化將帝王以來規模法度盡減廢置將出於恣肆縱敗寥然無有拘束防閑又惡訓詁註說者爲己拘束防閑也競詆毀誚議若有可以芟而去之者古稱洪水猛獸夷狄亂賊實在于茲或曰孟子謂經正則庶民

興庶民與斯無邪惡乃正經必先當理當理必先明諸心明諸心必先於訓詁註說今大成書前蔡林陳王盧諸說皆為時所忽略不問余懼其久而無傳也令諸雅登參訂考酌曲暢旁通以盡其蘊又各附事實考于後俾遠鄉之士難以求得者俾習聞於往哲將由此近接許金真黃張諸儒遠繼朱程上紹孟思曾孔等而上之周文武湯禹舜堯伏羲皆由於此或又謂此上諸儒發明殆罄此後惟刪繁去冗索體要搜簡徑者能從業舉中有得以所得深造馴至聖賢歸趨不必重于更端一更端即別為綺語淫為異端以重正經者之累則亦善哉言矣萬曆乙未三月朔楊時喬書

按史世揆序往止庵翁楊公之貳京兆也不佞揆於分為治民已而長銀臺也於諒又為僚屬先後奉教周旋凡十餘年許沐浴膏澤既渥且久竊窺公於世俗應酬宴會之務一切謝絕而專意嚙咀道真涵泳聖涯其居肆而苦攻若童穉之依塾師也其伊吾讎校不少休服若博士弟子之下帷而發憤也以故生平著述幾平汗牛充棟而其心傳密訣尤獨鍾於四子之書考古證今輯而為四體文發揭與自據而為註發補其闕略哀而為註補洋洋纒纒載在數十卷中而孔曾思孟之微詞眇義如日之行中天矣間嘗手授不佞揆曰余勤一世以剏心於道勒成此三編匪敢謂羽翼經傳聊吐露一得云爾將貽之同好以訂可否計京師四方學人輻輳流播易廣儻假以行庶如古所謂傳之通邑大都者雕鏤之任微子不可子盍圖之不佞揆唯唯受命次第而壽之梓公著書

心印詳自敘中不佞揆何敢贊一詞而公之位望人地亦非繪天地日月者所能倣摹其萬一也用是不遑觀縷而獨敘其受知效役之顛末如此萬曆甲辰長至日東魯史世揆頓首敬書

殷宜中四書歸正準繩 卷

按楊廷樞序海內文章士有旁趨岐趨詭趨而不軌諸正者夫亦以取徑捷而收效速也彼蓋見夫偏僻可以勦敵詭遇足以弋禽誰不靡然驅其心志役其耳目于百無一失者乎是豈文風士習之不可維挽其所以維挽之者非其具故也我聖朝懸功令以廣厲學官風示多士限字之禁惟嚴意在黜浮還雅至于經正集一獻天子可其請且以博士官之茲者金陵殷義卿曾藏錦繡文瑞朝廷素聲於海宇及入英雄之毅愈思尊正崇經輔翊聖主以挽頹風竊見四書講意自有正印烏容旁門岐路假說奇驚愚而駭世蓋枉木無直影急湍無靜波豈釋正而可以希合當世博取世資者乎是故準平而大匠取法焉繩直而工師就裁焉執準繩以審曲面勢器靡不良操準繩以觀書晰理致靡不一荀子有言曰一聞之市不勝異說焉一卷之書不勝異意焉又曰一聞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是集也幾經斧削郭正而成者大要使人歸于準繩之正而已且也閱正大書作正大品他日正色立朝流鴻樹駿者必以此為嚆矢云古吳楊廷樞維斗爰撰

項煜四書慧眼 卷

按翁鴻業序說者曰四經其難言哉夫四經非難言也言之者難也妄者思舊元遠論恣汪洋每每推經

附子援佛入經甚且侮聖賢之言橫加評訾噫是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夫非聖賢之罪人哉其不能言經者一也卑者見不出籬下聞不脫村俗記幾句蒙師腐語看幾部蒙訓淺講自以為能說書矣不知聖賢道脈變變化化與時遞新知今日之為新則昨日已成故矣知明日之為新則今日又成故矣非大慧悟人不解脫豈三家村老學究所能窺測哉其不能言經者二也於此復有人焉幼乏過庭之訓長無他山之石胷中空疎蒙晦極矣乃自作聰明從人喉下討生涯不亦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耶遂至割裂書義漫曰元解牽拽題旨漫曰創識此自智以愚入而淺學亦為其所愚政所謂以盲導盲相引而入於坑窖中耳自具眼者視之靡不嗤其愚而憐其盲也予想四經旨義須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上下千古宛然面相訂証始得聖賢真面目也故孟夫子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其不能言經者三也惟我項太史水心公夙負慧質精心理道勤儉鄴侯之架悉授二酉之藏丘索墳典供其恣玩學庸論孟潛自靈襟故其說書也辨駁處排山倒海折理處繭絲牛毛長言處瞿峽倒流要言處一指禪參粗細互說處不入理幻句字分剖處不失針芒漢儒超悟當讓其穎宋人註疏自避其鋒竝我朝二百數十年之昌運人文輩出霞映雲蒸理學雖云大明亦鮮有如太史公之慧眼辭意交美行乎其當行止乎其當止也由是而知眾人從紙塊中尋四經縱千百其眼俱向黑地裏摸索太史公從慧心內解四經兩眼如炬悉在光明藏中故閱斯集者恍然披雲霧而

觀青天向來疑團宿障未有不從斯集中剖破也凡我同志惟共珍焉

張明弼四書揚明 卷

按蔣德璟序夫人心猶火四子書其燼也人心猶水四子書其波也歛火於燼決水於波明通未有立見者乃火欲然而得蔽水將流而隨窒非燼與波之趨盡而無以尚其功則弔詭異者之習為滅裂纖佻之越其外而喪其中也方今功令嚴飭敦隆正學追維古道紫陽之勳既皎皎無尚以至漢疏宋註之垂於久遠其理可以千年不昧者亦復駸駸與見於世理學一位補偏扶弊斯其時歟風會肇開日將為甚是必有虎觀石渠與夫關中洛上之諸子起而翕然應我國家網羅之求則四子書非其本領乎說四子書非其發覆乎癸酉之役南國得先一時擢傳如張公亮者指不勝屈然余得公亮一人差可藉手以報上命則得公亮一言皆可矢口以獻王廷者公亮著作如林其流播人世者十有四其鄭重枕間者十有六行將傾囊露篋以厭飫海內固其志也而茲梓其揚明一集昭示來學寧為拘方母為剽竊寧為循常毋為謬巧幾幾不失漢宋儒先之道此蓋公亮之所有事也公亮其容有咕嚕之見也夫此非公亮之所卒業也公亮其安有咕嚕之見也夫晉江蔣德璟題

朱之翰四書理印 卷

按施鳳來序方今說書義者林立各標異旨互剝宿聞將宋儒窠臼惟恐不逮去而務以新奇駕之災梨汗竹厥帙充棟後生慕效罔辨端委雅意割裂輒曰

某章某說奇某條某義新夫某章某條庸詎非聖賢口中牟尼珠耶試澄心靜質默坐低思聖吻賢唾其理然否其解是否則必有粲然辨者矣往余與人說書義先令人誦白文數遍曰有想有悟須從此入註腳詮釋猶屬第二義持此與上智言按文得解脈活意精直可脫龐襍而窺真諦與中人言雖弗甚省章尋句索漸思漸近猶不至招搖旁歧而入支離則何也書義非聖賢之藥液而聖賢之理詮也不於理寬解而以意索解其與射覆說鈴何以異余友新安朱世甫為文家名流嗣子爾良篋裘黃序鵲起藝林與吾家小阮元常投分久時以書義見訊集成余玩之語語發明聖賢本旨羽翼朱註舉業者得之真昏衢之朗炬迷津之指南也敢為校閱即命曰理印大都得之庭聞淵源而爾良夙秉慧資妙契元奧往往沉思默貫有得輒筆之其言曰理非聖賢設也自鴻蒙剖判精氣網羅麗空絢彩懸實呈機無非妙理聖賢者以理學言以言印理故言為經而典天壤昭垂不敝善解者解此而已其合也吾無庸與世違其未合也吾無庸與世比若乃離理自為作解無乃遁聖賢面目而以僭父代也時俗為新奇吾無取焉噫嘻此猶余說書之功令是可以得爾良之苦心不妨懸之國門以俟知者爰授剞劂氏而叙行之以此時天啓歲次癸亥季春長水施鳳來羽王父撰

楊松齡四書廣炬訂 卷

按松齡自序十數年來古道復興窮源反本海內皆知說書以故為文根極傳註規模先正向來荒唐靡豔之習為之稍衰昌明正學功業已見於天下矣然

人持己見家執一說未免大醇小疵余不揣庸陋取近代說書諸家所論斷芟其繁者擇其當者間出己意昔宋羽皇曾刻原始好之者錄其評語成帙名曰題炬余今仍其名乃因題而廣之遂名曰廣炬訂竊嘆相題為文警之按規而造輪持矩以構室舍其規矩即使制義者渾厚如文公高壯如燕公宏肆如子瞻只可以驚四筵而不能移獨坐懸國門而不足以應公車夫何益哉況乎繫風捕影如幃中望見李夫人似是而實非不能了然於心而謂能了然於手與口者豈理也哉蓋所謂簡練以為揣摩者當在平日不在臨敵也若禹治水先相山川形勢而後排決疏濬一發而成功孫吳治兵必料強弱堅瑕而後戰守進退定策而制勝余濡首此道二十年別無表見於當世句櫛字比未免蠹魚之穿故紙其視時賢之紛趨而競馳無不欲爭裂綺繡手攀日月者豈不成拘儒之陋也哉家大人忤時被放閉戶淮水之上著書立說此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余與諸昆季過庭問業多所發明一室之內自成師友洵天倫之樂事則斯集也采輯於諸賢訂定於家庭集思廣益天下事大抵皆然豈獨一著述云爾哉不然是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何怪其見議於東方生乎將出而就正有道其謂於大蒙引存疑說約諸書為何如哉

陳仁錫四書備考 卷

按仁錫自序古人不朽之精赫奕千載鄉塾疏其事寤寐通其神攷無庸也其次則有顯晦異時載籍剝蝕雖博奧家不無訛與訛導謬與謬資蹟灰於秦燼